

金犀牛
中世纪非洲史

HISTOIRES DU MOYEN AGE AFRICAIN

L e rhinocéros d'or

[法] F.-X. 福维勒 - 艾玛尔 ——著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刘成富 梁瀟月 陈茗钰 ——译

L e rhinocéros d'or

金 犀 牛 中 世 纪 非 洲 史

HISTOIRES DU MOYEN AGE AFRICAIN

[法] F.-X. 福维勒 - 艾玛尔 ———著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刘成富 梁潇月 陈茗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7-373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 / （法） F.-X. 福维勒-艾玛尔著；刘成富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203-3055-8

I. ①金… II. ①F… ②刘… III. ①非洲—中世纪史

IV. ①K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781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 rhinocéros d'or by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Alma Éditeur, 2013

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treagence, Paris, France
and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特约编辑 明秀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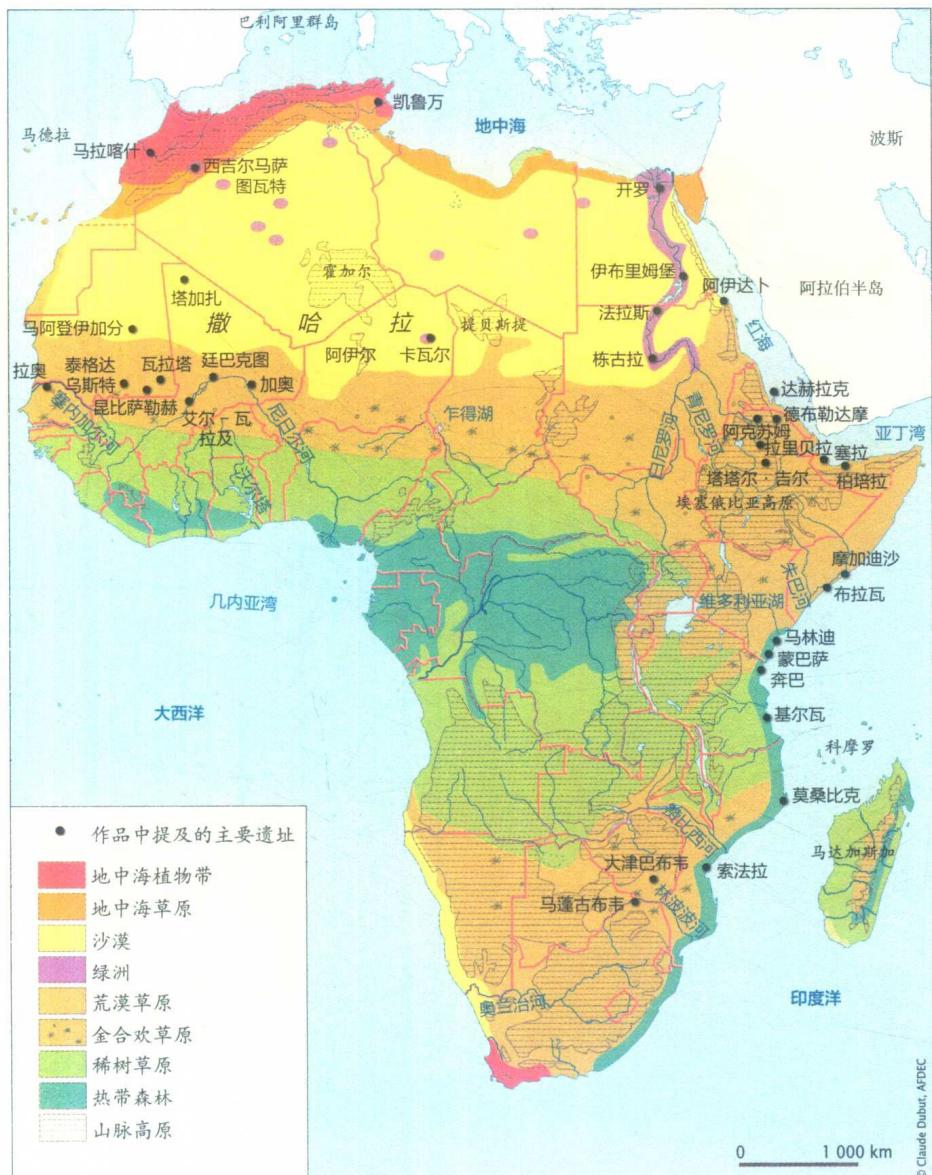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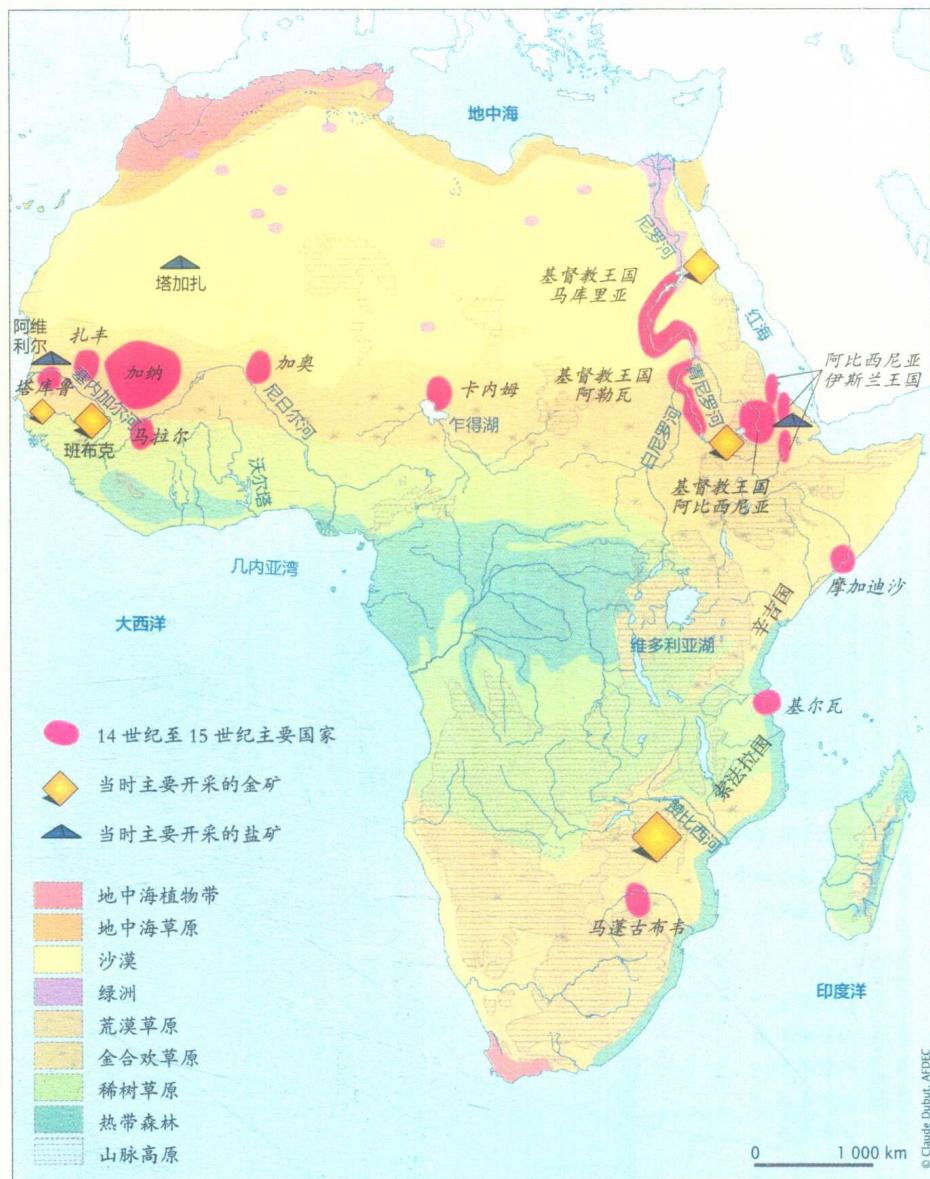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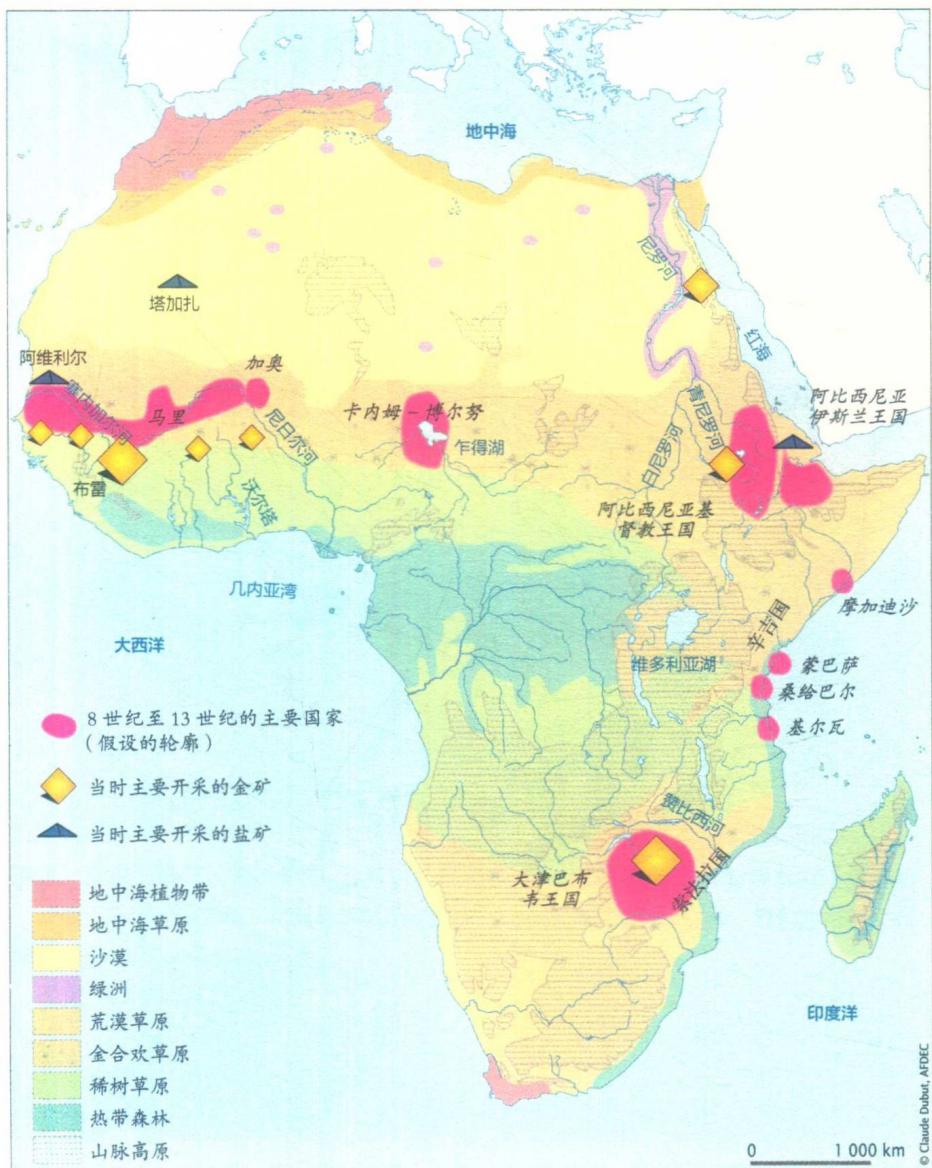
新
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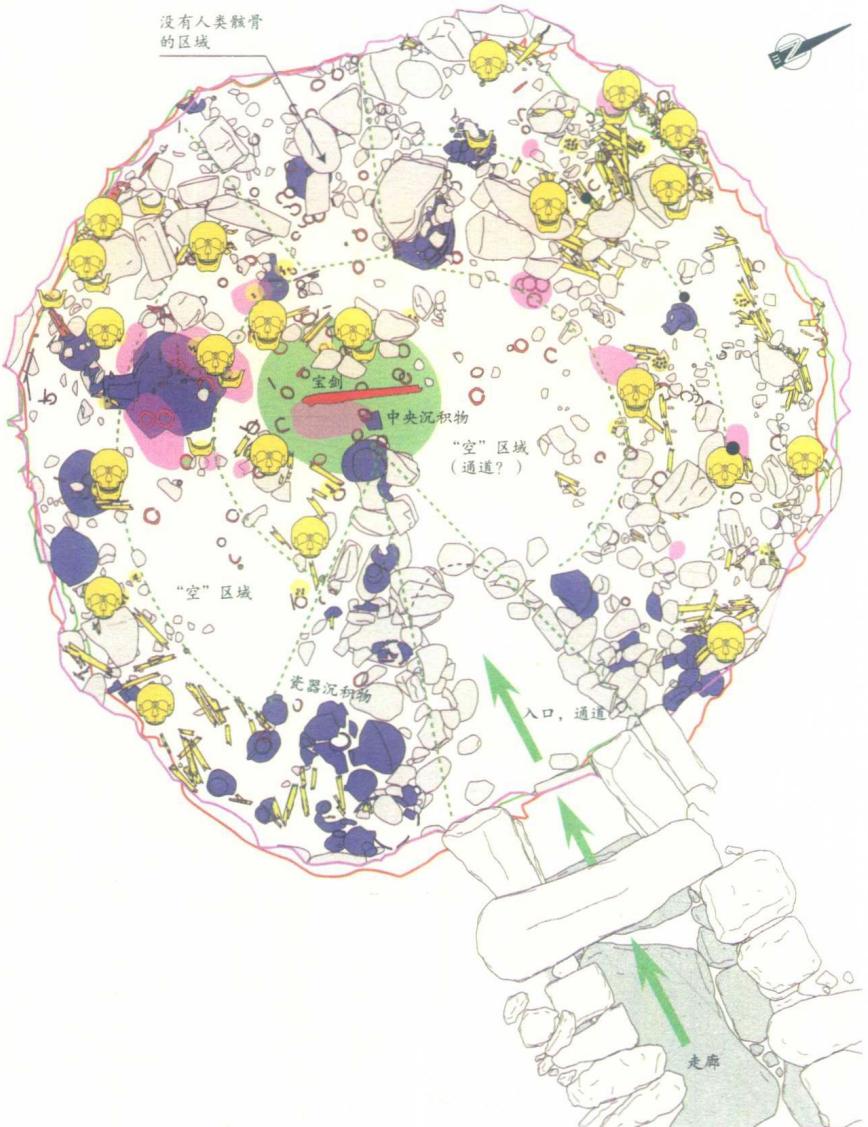
遇見
智識
與
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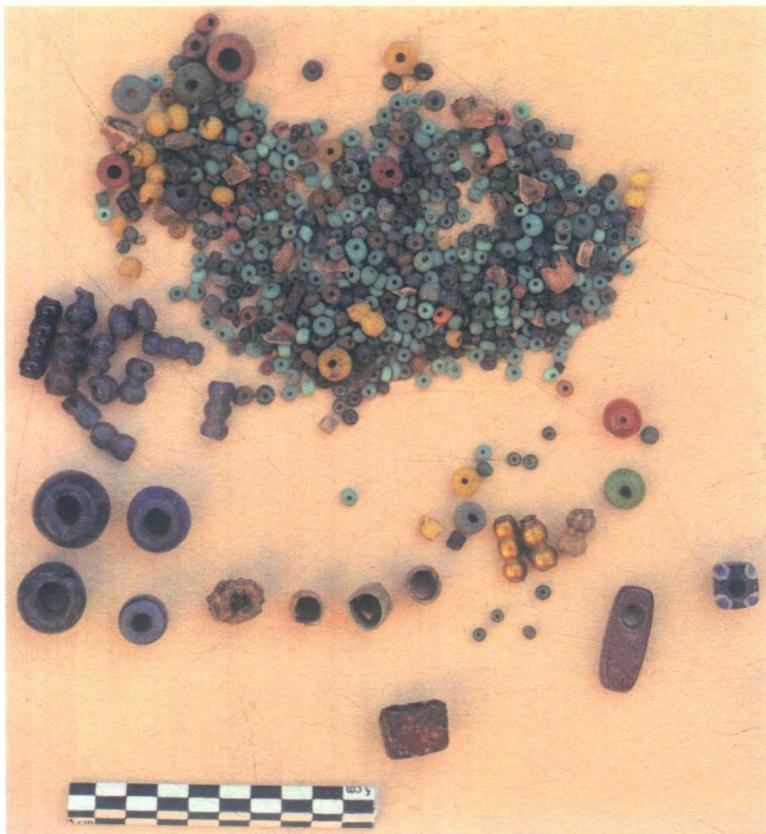
作品中提及的主要遗址的分布图。地理信息是现在的信息，注明现代非洲国家国界只是为了便于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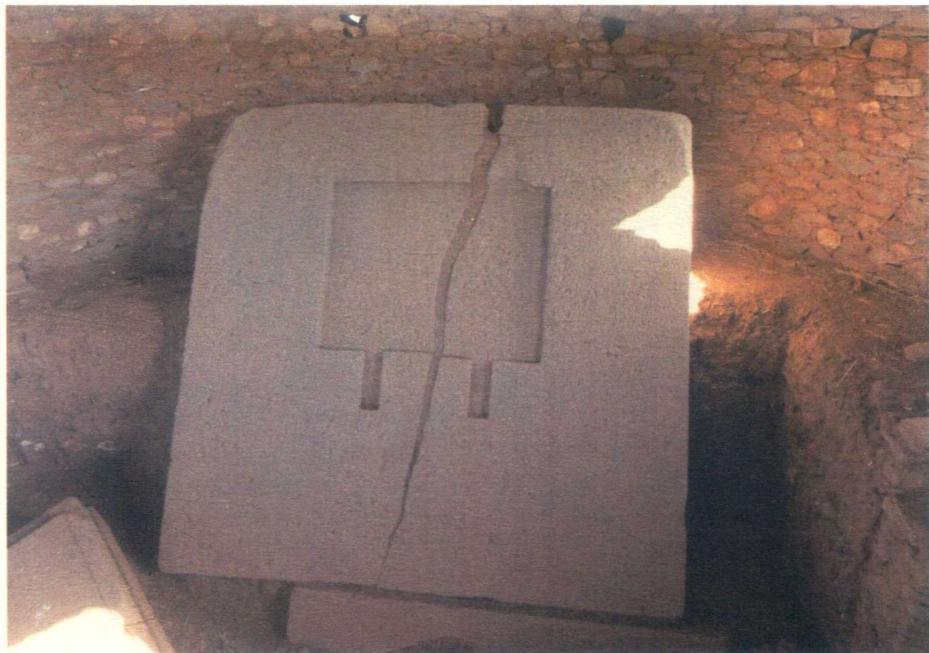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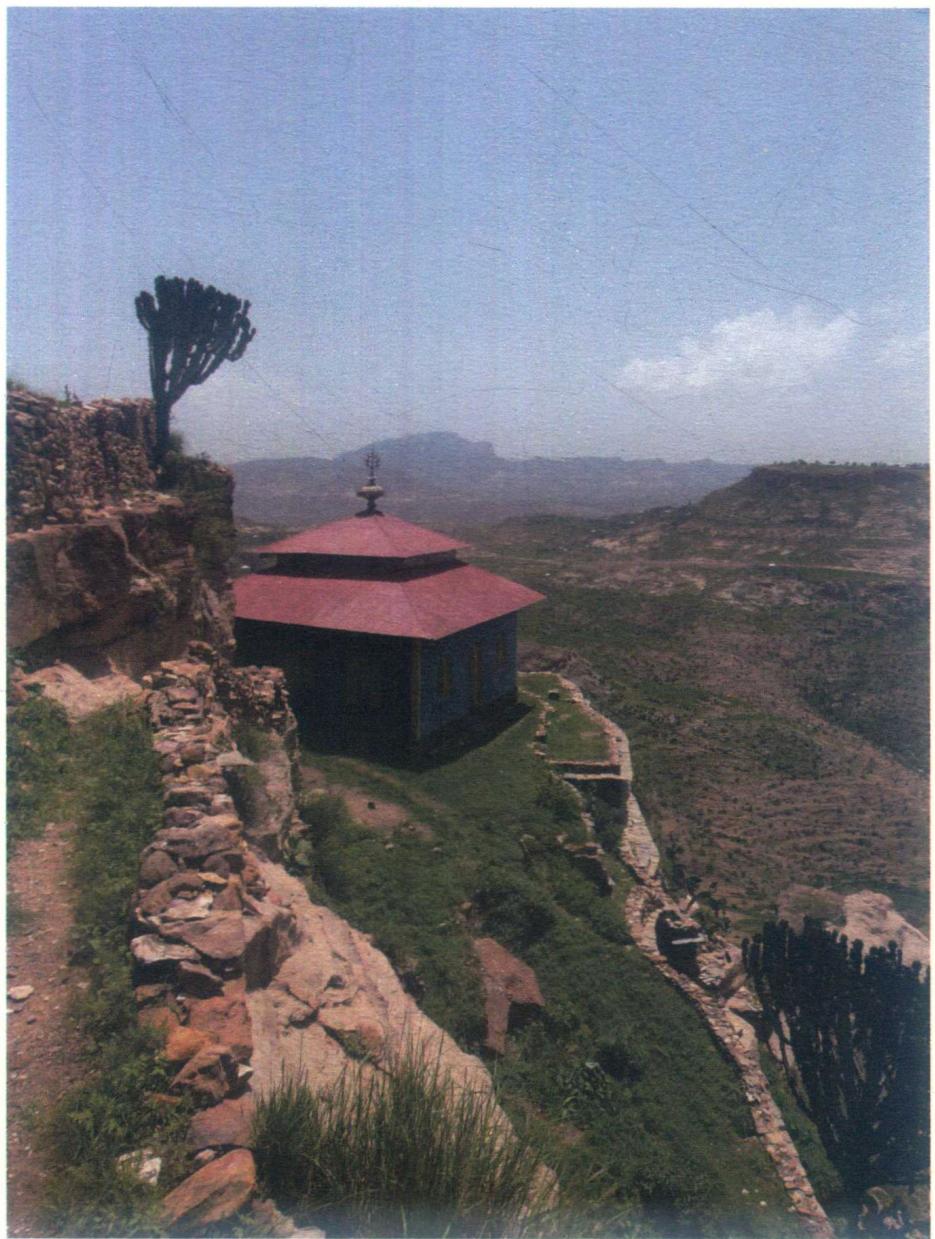
这是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塔塔尔·吉尔 (Tätär Gur) 墓穴的平面图，说明了人类遗骸与安葬室内部用具的分布。这座集体坟墓内安放了几十具遗体，遗体在几个连续的时期被埋葬，陪葬的有完整的瓷器与首饰，尤其是镯子与成千上万的珍珠。墓穴很可能建于 9—11 世纪。B. 普瓦索尼埃 (B. Poissonnier) 在 2002 年进行了发掘，但结果仍未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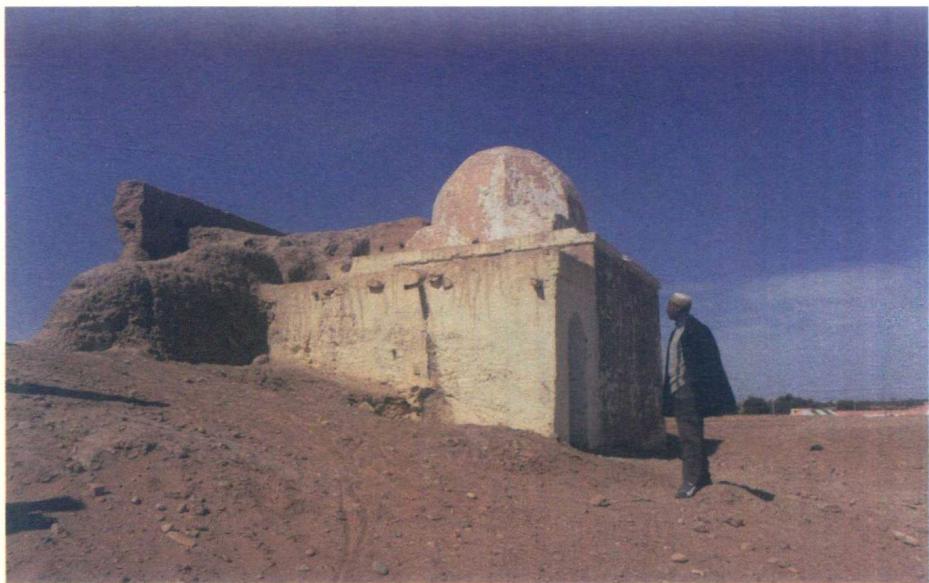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的塔塔尔·吉尔墓穴：这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首饰，它们来自安葬室的坟墓堆积层。除数不胜数的琉璃珠，尤其是来源于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珠子之外，我们注意到还有镀金的珠子与红石头做成的坠子。



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的“王座”22。这块文物存于最近建造的一处小庇护所。1906年的一次德国考古之旅中，人们发现了这块石头，并对它进行了研究。如今，它还在原来的位置。这也许是一块王座的底座，中间的挖空部分能够容纳一张座椅。表面上刻的铭文（照片上能看到的一面）如今几乎难以辨认。唯一提供证实的文献是艾诺·利特曼（Enno Littmann）做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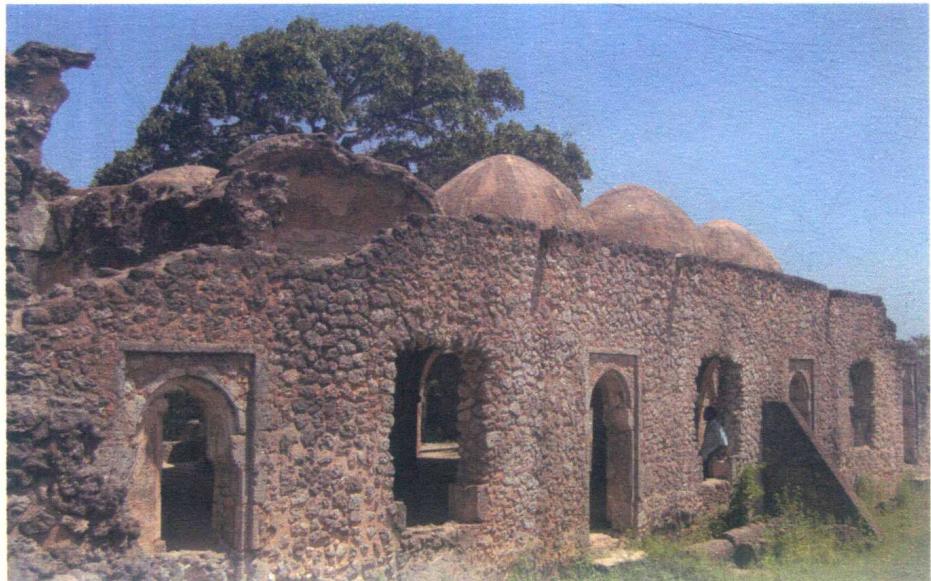
从安巴山顶看到的德布勒达摩小教堂。教堂坐落于绝壁边缘，是最近建造的，不过也许是建于中世纪堆积的地层之上。人们正是在这片教堂周围的天然台地上找到了遗址内大部分埋藏的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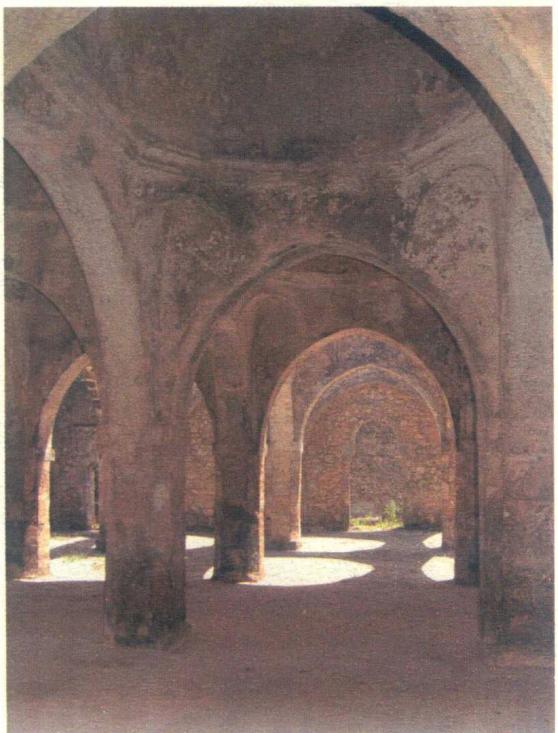
这是西吉尔马萨遗址，塔菲拉勒绿洲，摩洛哥东南部。前几个世纪穆斯林圣人的圣殿是挨着一座更古老的建筑的夯土废墟修建的，也许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建筑。这类现象在遗址中很常见，这样既能掩藏废墟，也能将它们保存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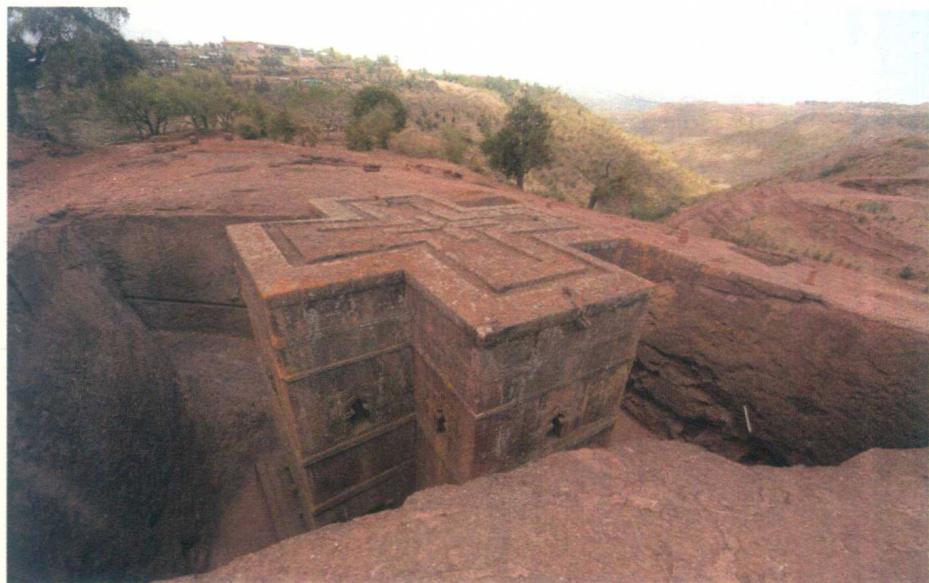
南非马蓬古布韦丘陵。遗址在丘陵顶部。可从一个狭窄的凹地进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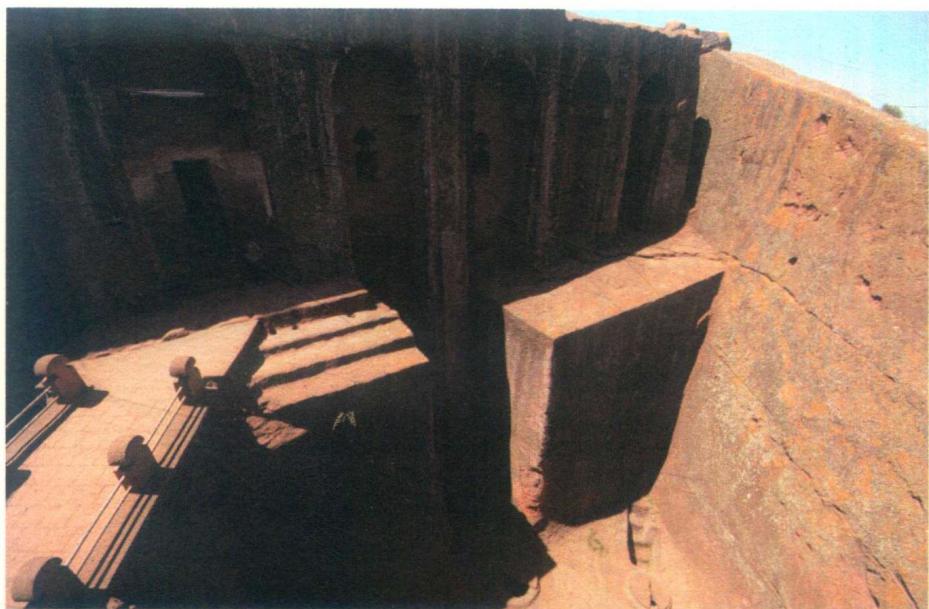
基尔瓦大清真寺的外景（坦桑尼亚）。它是极少数在建筑高度方面保存如此完好的非洲中世纪建筑之一。



位于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大清真寺。这座建筑的主体是在 14 世纪用珊瑚石灰石砖块建造而成的。该建筑内景面向米哈拉布壁龛，略微断裂的拱体支撑着拱顶，建筑整体线条纤长优美。



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圣·乔治教堂。与其他教堂一样，这座位于岩石山顶上的独石教堂也从中间的石块开凿雕刻而成，而石块内部也被凿空。教堂内部依照砌筑的教堂雕凿。



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大天使加百列与拉斐尔大教堂。此处是教堂正面的广角照片。左边的步桥是目前唯一的通往神圣教堂的通道，而它周围的结构毫不令人意外，楼梯悬在一片空地之上。

| 前 言 |

中世纪的非洲：重现的时光

打开这本书，读者将踏上一段穿越数百年非洲历史的旅程。我们的第一位向导是来自中国的旅行家，他将带领我们走进 8 世纪的非洲；而最后一位则是葡萄牙征服者，他将带我们前往 15 世纪的非洲。旅途中，还有许多人的陪伴，其中有商人、地理学家、外交官；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诸如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ûta）那样的大旅行家。我们应当明白，不要仅仅理解我们读到的东西，也不要总断定我们读到的东西就是向导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们描述了一些奇闻趣事，但这些趣闻常常是道听途说。我们不应畏畏缩缩，哪怕不能确定当时的地理环境，哪怕对从一个大陆前往另一个大陆的冒险家们抱有怀疑的态度，哪怕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内容自相矛盾。我们应该消除脑海里固有的印象：非洲是“永恒的”、是由部落组成的非洲、是原始的，因为这部作品要讨论的非洲是一个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非洲。

八个世纪，近一千年的时光。然而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段

历史知之甚少。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古代非洲文明：法老时代的埃及、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古迦太基时期或是古罗马时期的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这些地方宏伟壮观的建筑遗迹，自古以来不断颠覆着我们的想象。我们或许更了解，或者说，自认为更了解近几个世纪的非洲，因为非洲大陆被迫与欧洲列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遭到了强盗们的“开发”和“探索”，经历了奴隶贩卖与殖民侵略，最终，现代非洲面临着剧变。古代非洲的繁盛引发无限的怀念，现代非洲的动荡激起强烈的好奇。在这两个我们相对熟悉的非洲之间，延续着一段非洲的“昏暗世纪”。

但是，真的是“昏暗世纪”吗？那是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的说法，他是法国著名的非洲古代史研究创始人之一。非洲古代史指的是大发现时期（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和殖民时期之前的历史，这是一个一手文字资料相对丰富的时代。雷蒙德·莫尼并不是想贬低非洲的过去，而是想表达一种缺少可用原始资料、无法追寻过去的挫折感。非洲的这几个世纪之所以“昏暗”，那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光芒过于微弱。尽管非洲有关“昏暗世纪”的资料少之又少，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应该把“昏暗世纪”称作“黄金世纪”。尽管这两种说法都不妥，但是，“黄金世纪”的说法要贴切得多：根据不可多得的资料，过渡时期的非洲见证了繁荣强盛的社会，被卷入了洲际交流的浪潮，人口和商品在大陆之间得以流通，宗教观念也互为传播。那时的非洲还目睹了城市的发展，非洲亲王建造了宫

殿，外国商人在那里定居，奢侈品和奴隶在那里交易，清真寺和教堂拔地而起。那时的非洲还积极开发资源，享誉全世界的黄金就是在那里被开采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将昏暗的历史说成灿烂的传奇。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过渡时期的非洲在当时成了璀璨文明的中心？后来，又为什么黯淡到让后人觉得探索非洲是白费力气的地步？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被遗忘呢？首先是因为缺少来自非洲外部的研究资料。读了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欧洲文字资料少得可怜，相比于阿拉伯人的资料来说，欧洲资料几乎不值得一提，而前者充其量也只有几百页而已——远不及古代非洲资料那么丰富。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非洲，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一个距地中海沿岸更远的非洲，而后再讨论它原来的轮廓。通常，长途跋涉的船队和驼队实现了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信息是随商人而流通的。但是，商人只关心交易的地点和自身的利益，对供货地点、交易方式、具体路线和接触的人员则闭口不谈。幸运的是，一些风风火火的旅行家，还有一些闭门造车、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地理学家，他们不时地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历和发现。欧洲资料的记载始于15世纪末欧洲扩张的初期，资料侧重的是另一个非洲，也就是热带沿海地区的非洲，这里的非洲与欧洲、美洲共同构成了三角贸易的三个极。除极为特殊的情形之外，欧洲资料明显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造成了人们对非洲国家历史的漠视。

“黄金世纪”被遗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段时期，很少有非洲国家通过写作和档案记录“从内部”证明自身的强大和繁荣。